





唐書卷八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邑 撰

列傳第八

諸公主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媚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貞觀時以屬尊進大長公主嘗有疾太宗躬省視賜縑五百姆侍皆有賚予永徽初賜實戶三百薨年八十六裕隋司徒東之子終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十九女

長沙公主下嫁馮少師

襄陽公主下嫁實誕

平陽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貲指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於是名賊何潘仁壁司竹園殺行人稱總管主遣家奴馬三寶喻降之共攻鄆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持所領會戲下因略地盩厔武功始平下之乃申法誓眾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

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  
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卽位以功給賚不涯武德六年  
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劒太  
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  
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綸隋兵部尚書文  
振子爲工部尚書杞國公永徽六年主薨遺命吾葬必  
令墓東向以望獻陵冀不忘孝也

長廣公主始封桂陽下嫁趙慈景慈景隴西人帝美其  
姿制故妻之帝起兵或勸亡去對曰母以我爲命且安

往吏捕繫于獄帝平京師引拜開化郡公爲相國府文學進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討堯君素戰死贈秦州刺史謚曰忠公主更嫁楊師道聰悟有思工爲詩豪侈自肆晚稍折節以壽薨

長沙公主始封萬春下嫁豆盧寬子懷讓

房陵公主始封永嘉下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

廬江公主下嫁喬師望爲同州刺史

南昌公主下嫁蘇助

安平公主下嫁楊思敬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

衡陽公主下嫁阿史那社爾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慙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  
數月太宗聞笑焉爲置酒悉召它壻與萬徹從容語握  
槊賭所佩刀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臨海公主下嫁裴律師

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

安定公主始封千金下嫁溫挺挺死又嫁鄭敬玄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生女爲周王妃武后殺之逐瓌括

州刺史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壞書假道壞將應之  
主進使者曰爲我謝王與其進不與其退若諸王皆丈  
夫不應淹久至是我聞楊氏篡周尉遲迥乃周出猶能  
連突厥使天下響震况諸王國懿親宗社所託不捨生  
取義尚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爲忠不同爲逆王等勉之  
王敗周興効壞與主連謀皆被殺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勅諸公主視  
爲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  
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銳卒更嫁姜簡永徽

二年薨高宗舉哀於命婦朝堂遣工部侍郎丘行淹馳  
駢弔祭陪葬昭陵喪次故城帝登樓望哭送柩

汝南公主蚤薨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斥嶺南更嫁劉玄意  
遂安公主下嫁竇達達死又嫁王大禮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勅有司  
裝齋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  
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  
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  
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

重有所言猶候顏色况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爲公帝大悅因請齋帛四十四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北景公主始封巴陵下嫁柴令武坐與房遺愛謀反同主賜死顯慶中追贈立廟於墓四時祭以少牢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東陽公主下嫁高履行高宗卽位進爲大長公主韋正矩之誅主坐婚家斥徙集州又坐章懷太子累奪邑封以長孫無忌舅族也故武后惡之垂拱中并二子徙置

巫州

臨川公主韋貴妃所生下嫁周道務主工籀隸能屬文  
高宗立上孝德頌帝下詔褒答永徽初進長公主恩賞  
卓異永淳初薨道務殿中大監譙郡公範之子初道務  
孺褓時以功臣子養宮中範卒還第毀瘠如成人復內  
之年十四乃得出歷營州都督檢校右驍衛將軍謚曰  
襄

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賢下嫁程懷亮薨麟德時陪葬昭  
陵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蘭陵公主名淑字麗貞下嫁竇懷遜薨顯慶時懷遜官

兗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

晉安公主下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

安康公主下嫁獨孤謀

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曦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初主  
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  
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  
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  
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爲  
也夫十所以決疑若贊禮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麟

德初瓘歷左奉宸衛將軍主坐巫蠱斥瓘房州刺史主從之官咸亨中主薨而瓘卒雙恆還京師子顥封河東縣侯濟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顥與弟紹以所部庸調作兵募士且應之冲敗殺都吏以滅口事泄下獄俱死合浦公主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主帝所愛故禮異它婿主負所愛而騎房遺直以嫡當拜銀青光祿大夫讓弟遺愛帝不許立齡卒主導遺愛異貲既而反譖之遺直自言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盧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

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殊死殺奴婢十餘主益望帝崩無哀容又浮屠智勛迎占禍福惠弘能視鬼道士李晃高醫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陳立運伺宮省祿祥步星次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顯慶時追贈

金山公主蚤薨

晉陽公主字明達幼字兕子文德皇后所生未嘗見喜慍色帝有所怒責必伺顏徐徐辯解故省中多蒙其惠莫不譽愛后崩時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哀不自勝帝諸子唯晉王及主最少故親畜之王每出

閻主送至虔化門泣而別王勝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  
與羣臣同列不得在內乎帝亦爲流涕主臨帝飛白書  
下不能辨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因以  
瘞羸羣臣進勉帝曰朕渠不知悲愛無益而不能已我  
亦不知其所以然因詔有司簿主湯沐餘貲營佛祠墓  
側

常山公主未及下嫁薨顯慶時

新城公主晉陽母弟也下嫁長孫詮詮以罪徙雋州更  
嫁韋正矩爲奉冕大夫遇主不以禮俄而主暴薨高宗  
詔三司雜治正矩不能辯伏誅以皇后禮葬昭陵旁

高宗三女

義陽公主蕭淑妃所生下嫁權毅

高安公主義陽母弟也始封宣城下嫁潁州刺史王勛  
天授中勛爲武后所誅神龍初進冊長公主實封千戶  
開府置官屬睿宗立增戶千甍開元時玄宗哭於暉政  
門遣大鴻臚持節赴弔京兆尹攝鴻臚護喪事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  
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  
欲棄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  
衣紫袞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

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  
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  
垣以八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爲枯紹死更嫁武承  
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  
頤多陰謀后常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檢畏終后世無  
它訾永淳之前親王食實戶八百增至千輒止公主不  
過三百而主獨加戶五千及聖歷時進及三千戶預誅  
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  
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  
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僭肖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

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  
王安樂戶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宜城定  
安非韋后所生戶止二千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  
三品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  
亦自以軌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  
寢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嚮之玄宗將  
誅韋氏主與祕計遣子崇簡從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  
發其端者主顧溫王乃兒子可劫以爲功乃入見王曰  
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  
宗睿宗卽位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實封至萬戶三子封

王餘皆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數從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塞穴蹠進至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聞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畫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逢合無不中田園徧近甸皆上腴吳蜀嶺嶠市作器用州縣護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謫怪充于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兒曳紈縠者數百奴伯姬監千人隴右牧馬至萬匹長安浮屠慧範畜貲千萬諾結權近本善張易之及易之誅或言其豫謀者於是封上庸郡公月給奉稍主乳媼與通奏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傳弓劾其姦贓四十萬

請論死中宗欲赦之進曰刑賞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  
矣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帝不得已削銀青階大夫薛  
謙光劾慧範不法不可貸主爲申理故謙光等反得罪  
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憲權分乘輦  
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悅請  
出主東都帝不許詔主居蒲州主大望太子懼奏斥璟  
元之以銷戢怨嫌監察御史慕容珣復劾慧範事帝疑  
珣離間骨肉貶密州司馬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還京  
師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又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  
知羽林軍李慈皆私謁主主內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

黨乃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  
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  
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元楷  
慈慧範等謀廢太子使元楷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殺  
太子懷貞羲至忠舉兵南衙爲應旣有日矣太子得其  
姦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殿中少  
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  
因毛仲取內閑馬三百率太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  
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叩虔化門梟元楷慈於北闕下  
縛膺福內容省執羲至忠至朝堂斬之因大赦天下主

聞變亡入南山三日不出賜死于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簿其田貲瓊瑤若山督子貸凡三年不能盡崇簡素知主謀苦諫主怒搒掠尤楚至是復官爵賜氏李始主作觀池樂游原以爲盛集旣敗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被禊其地

中宗八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暉

宜城公主始封義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妹主恚劓耳劓鼻且斷巽髮帝怒斥爲縣主巽左遷久之復故封神龍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定安公主始封新寧郡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龍時  
又嫁韋濯濯卽韋皇后從祖弟以衛尉少卿誅更嫁大  
府卿崔銑主薨王同皎子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鈷  
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  
或訴於帝乃止鈷坐是貶瀘州都督

長寧公主韋庶人所生下嫁楊慎交造第東都使楊務  
廉營總第成府財幾竭乃擢務廉將作大匠又取西京  
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爲宅右屬都城左頫大道  
作三重樓以馮觀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  
又并坊西隙地廣鞠場東都廢永昌縣主匄其治爲府

以地瀕洛築鄣之崇臺聳觀相聯屬無慮費二十萬魏  
王泰故第東西盡一坊瀦沼三百畝泰薨以與民至是  
主勾得之亭閣華詭埒西京內倚母愛寵傾一朝與安  
樂宜城二主后媚鄖國崇國夫人爭任事賊謁紛紜東  
都第成不及居韋氏敗斥慎交絳州別駕主偕往乃請  
以東都第爲景雲祠而西京鬻第評木石直爲錢二十  
億萬開元十六年慎交死主更嫁蘇彥伯務廉卒坐贓  
數十萬廢終身

永壽公主下嫁韋鍼蚤薨長安初追贈

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

后所殺帝追贈以禮改葬號墓爲陵

安樂公主最幼女帝遷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曰  
裹兒姝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艷動  
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箚其前請帝署可帝  
笑從之又請爲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  
忠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爲天子天子女有  
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王府官屬尤濫皆  
出屠販納訾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主營  
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緻過之嘗請昆明池  
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

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也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治累  
石肖華山墮劄橫邪回淵九折以石瀵水又爲寶鑪鏤  
怪獸神禽間以珠貝珊瑚不可涯計崇訓死主素與武  
延秀亂卽嫁之是日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爲  
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爲禮會使弘文學  
士爲賓相王障車捐賜金帛不貲翌日大會羣臣太極  
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  
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賜羣臣帛數十  
萬帝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勲緣禮  
官屬兼階爵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旁徹民廬怨聲

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還第天子  
親幸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實封  
戶五百公主滿孺月帝后復幸第大赦天下時主與長  
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爲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  
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爲手詔喻免從一日陛下納主訴  
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免禍劾奴則  
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不納臨淄王誅  
庶人主方覽鏡作睂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斬其首  
追貶爲悖逆庶人睿宗卽位詔以二品禮葬之趙履溫  
詔事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

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取肉去  
成安公主字季姜始封新平下嫁韋捷捷以韋后從子  
誅主後薨

睿宗十一女

壽昌公主下嫁崔真

安興昭懷公主蚤薨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

淮陽公主下嫁王承慶

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劉皇后所生下嫁鄭萬鈞

涼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

薛國公主始封清陽下嫁王守一守一誅更嫁裴巽  
鄖國公主崔貴妃所生三歲而妃薨哭泣不食三日如  
成人始封荆山下嫁薛倣又嫁鄭孝義開元初封邑至  
千四百戶

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  
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崇玄  
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鴻臚卿聲勢光重  
觀始興詔崇玄護作日萬人羣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  
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  
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勅浮屠方士無兩競

太平敗崇立伏誅

玉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  
洞三景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  
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立宗不許  
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  
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  
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乃許之薨寶應時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己

玄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繇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孝昌公主蚤薨

唐昌公主下嫁薛鏞

靈昌公主蚤薨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又嫁竇澤

萬安公主天寶時爲道士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  
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爲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  
以爲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  
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  
稟殆不給車服後咸宜以母愛益封至千戶諸主皆增

自是著于令主不下嫁亦封千戶有司給奴婢如令

上仙公主蚤薨

懷思公主蚤薨葬築臺號登真

晉國公主始封高都下嫁崔惠童貞元元年與衛楚宋齊宿蕭鄧紀邵國九公主同徙封

新昌公主下嫁蕭衡

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郭潛曜薨大歷時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建又嫁楊說薨貞元時

真陽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蘇震

信成公主下嫁獨孤明

楚國公主始封壽春下嫁吳澄江上皇居西宮獨主得  
入侍興元元年請爲道士詔可賜名上善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昌樂公主高才人所生下嫁竇鍔薨大歷時

永寧公主下嫁裴齊丘

宋國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溫西華又嫁楊徽薨元和時  
齊國公主始封興信徙封寧親下嫁張垍又嫁裴頴末  
嫁楊敷薨貞元時

咸宜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洄又嫁崔嵩薨興元  
時

宜春公主蚤薨

廣寧公主董芳儀所生下嫁程昌胤又嫁蘇克貞薨大歷時

萬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楊朏又嫁楊綺薨大歷時太華公主貞順皇后所生下嫁楊綺薨天寶時

壽光公主下嫁郭液

樂城公主下嫁薛履謙坐嗣岐王珍事誅

新平公主常才人所生幼智敏習知圖訓帝賢之下嫁裴玲又嫁姜慶初慶初得罪主幽禁中薨大歷時

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詔衣羽

人服代宗以廣平王入謁帝字呼主曰蟲娘汝後可與  
名王在靈州請封下嫁蘇發

肅宗七女

宿國公主始封長樂下嫁豆盧湛

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  
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還朝貞元中讓府  
屬更置邑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生三歲后崩養于韋妃性敏  
惠事妃有孝稱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  
嫠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步日百里潭

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初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  
勢幸傾朝公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從立  
宗至蜀始封遷潭駙馬都尉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  
諭降之不聽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鬪主彀弓授潭  
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肅宗有疾主侍左右勤勞詔賜  
田以女弟寶章主未有賜固讓不敢當阿布思之妻隸  
掖廷帝宴使衣綠衣爲倡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容  
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羣倡處帝爲免出之自兵興財用  
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贍軍及帝山陵又進邑入千  
萬代宗初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吐

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諭以禍福皆  
稽額願爲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  
紉綻裳衣諸子不服紈絺廣德時吐蕃再入寇主方姪  
入語備邊計潭固止主曰君獨無兄乎入見內殿翌日  
免乳而薨

鄭國公主始封大寧下嫁張清薨貞元時  
紀國公主始封宜寧下嫁鄭沛薨元和時

永和公主韋妃所生始封寶章下嫁王誼薨大歷時  
鄆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  
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澧陽令韋惲太子詹

事李昇皆私侍主家久之姦聞德宗怒幽主宦第杖殺  
萬斥鼎惲昇嶺表貞元四年又以厭蠱廢六年薨子位  
坐以蠱祝囚端州佩儒僕囚房州前生子駙馬都尉裴  
液囚錦州主女爲皇太子妃帝畏妃怨望將殺之未發  
會主薨太子屬疾乃殺妃以厭災謚曰惠

代宗十八女

靈仙公主蚤薨追封

真定公主蚤薨追封

永清公主下嫁裴倣

齊國昭懿公主崔貴妃所生始封平下嫁郭曖大歷

未寰內民訴涇水爲磧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  
詔撤磧以水與民時主及曇家皆有磧勺留帝曰吾爲  
蒼生若可爲諸戚倡卽日毀由是廢者八十所憲宗卽  
位獻女伎帝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還之薨元和  
時贈虢國賜謚穆宗立復贈封

華陽公主貞懿皇后所生韶悟過人帝愛之視帝所喜  
必善遇所惡曲全之大歷七年以病匱爲道士號瓊華  
真人病甚嚙帝指傷薨追封

玉清公主蚤薨追封

嘉豐公主下嫁高怡與普寧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光

順門以雨不克罷薨建中時

長林公主下嫁衛尉少卿沈明貞元二年具冊禮德宗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爲故事薨元和時

太和公主蚤薨追封

趙國莊懿公主始封武清貞元元年徙封嘉誠下嫁魏博節度使田緒德宗幸望春亭臨餽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薨元和時贈封及謚

玉虛公主蚤薨

普寧公主下嫁吳士廣

晉陽公主下嫁太常少卿裴液薨大和時

義清公主下嫁祕書少監柳果

壽昌公主下嫁光祿少卿竇克良薨貞元時

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西平公主蚤薨

章寧公主蚤薨

德宗十一女

韓國貞穆公主昭德皇后所生幼謹孝帝愛之始封唐安將下嫁祕書少監韋宥未克而朱泚亂從至城固薨

加封謚

魏國憲穆公主始封義陽下嫁王士平主恣橫不法帝  
幽之禁中錮土平于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貶  
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  
散雪辭狀離曠意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  
薨追封及謚

鄭國莊穆公主始封義章下嫁張孝忠子茂宗薨加贈  
及謚

臨真公主下嫁祕書少監薛釗薨元和時  
永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崔諹

普寧公主蚤薨

文安公主匄爲道士薨大和時

燕國襄穆公主始封咸安下降回紇武義成功可汗置  
府薨元和時追封及謚

義川公主蚤薨

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監柳昱薨貞元時

晉平公主蚤薨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名暢莊憲皇后所生始封德陽郡主下嫁郭  
鏗辭歸第涕泣不自勝德宗曰兒有不足邪對曰思相

離無它恨也帝亦泣顧太子曰眞而子也永貞元年與  
諸公主皆進封時戚近爭爲奢詔事主獨以儉常用鐵  
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  
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  
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  
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若  
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  
狹徧諭諸主且勅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  
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開成五

年薨

梁國恭靖公主與漢陽同生始封咸寧郡主徙普安下嫁鄭何薨追封及謚

東陽公主始封信安郡主下嫁崔杞

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雲安公主亦漢陽同生下嫁劉士涇

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主縱恣常微行市里有薛樞薛渾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謁渾母如姑有司欲致詰多與金使不得發克禮以聞穆宗幽主禁中元本乃功臣惟簡子故貸死流象州

樞渾崖州

潯陽公主崔昭儀所生大和三年與平恩邵陽二公主  
並爲道士歲賜封物七百匹

臨汝公主崔昭訓所生蚤薨

虢國公主始封清源郡主徙陽安下嫁王承系薨追封  
平恩公主蚤薨

邵陽公主蚤薨

憲宗十八女

梁國惠康公主始封普寧帝特愛之下嫁于季友元和  
中徙永昌薨詔追封及謚將葬度支奏義陽義章公主  
葬用錢四千萬有詔減千萬

永嘉公主爲道士

衡陽公主蚤薨

宣城公主下嫁沈儀

鄭國溫儀公主始封汾陽下嫁韋讓薨追封及謚

岐陽莊淑公主懿安皇后所生下嫁杜悰帝爲御正殿  
臨遣繇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  
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爲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爲  
主別館貴震當世然主事舅姑以禮聞所賜奴婢偃蹇  
皆上還勾直自市悰爲澧州刺史主與偕從者不二十  
婢乘驢不肉食州縣供具拒不受姑寢疾主不解衣藥

周書卷八十三  
糜不嘗不進開成中悰自忠武入朝主寢疾曰願朝興慶宮雖死於道不恨道薨

陳留公主下嫁裴損損爲太子諭德

真寧公主下嫁薛翊

南康公主下嫁沈汾薨咸通時

臨真公主始封襄城下嫁衛洙薨咸通時

普康公主蚤薨

真源公主始封安陵下嫁杜中立

永順公主下嫁劉弘景

安平公主下嫁劉異宣宗卽位宰相以異爲平盧節度

使帝曰朕唯一妹欲時見之乃止後隨異居外歲時輒乘駟入朝薨乾符時

永安公主長慶初許下嫁回鶻保義可汗會可汗死止不行大和中匄爲道士詔賜邑印如尋陽公主故事且歸婚貲

義寧公主未及下嫁薨

定安公主始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歸詔宗正卿李仍叔祕書監李踐方等告景陵主次太原詔使勞問係塗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至京師詔百官迎謁再拜故事邑司官承命答拜有司

議邑司官卑不可當羣臣請以主左右上牋戴簪帛承  
拜兩禡持命又詔神策軍四百具鹵簿羣臣班迓主乘  
輶謁憲穆二室歔歎流涕退詣光順門易服褫冠鎖待  
罪自言和親無狀帝使中人勞慰復冠鎖乃入羣臣賀  
天子又詣興慶宮明日主謁太皇太后進封長公主遂  
廢太和府主始至宣城以下七主不出迎武宗怒差奪  
封絹贖罪宰相建言禮始中壺行天下王化之美也請  
載于史示後世詔可

貴鄉公主蚤薨

穆宗八女

義豐公主武貴妃所生下嫁韋處仁薨咸通時

淮陽公主張昭儀所生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竇澣

金堂公主始封晉陵下嫁郭仲恭薨乾符時

清源公主薨大和時

饒陽公主下嫁郭仲詞

義昌公主爲道士薨咸通時

安康公主爲道士乾符四年以主在外頗擾人詔與永  
興天長寧國興唐四主還南內

敬宗三女

永興公主

天長公主

寧國公主薨廣明時

文宗四女

興唐公主

西平公主

朗寧公主薨咸通時

光化公主薨廣明時

武宗七女

昌樂公主

壽春公主

長寧公主薨大中時

延慶公主

靜樂公主薨咸通時

樂溫公主

永清公主薨咸通時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鎯金鉢飾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

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忲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爲可喜事帝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永福公主

齊國恭懷公主始封西華下嫁嚴祁祁爲刑部侍郎主薨大中時追贈及謚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尚永福公主主與帝食怒折匕筋帝曰此可爲士人妻乎更許琮尚主琮爲黃巢所害主泣曰今日誼不獨存賊宜殺我巢不許乃縊室中主治家有禮法嘗從琮貶韶州侍者纔數人卻州縣饋

遺凡內外冠婚喪祭主皆身答勞疏戚咸得其心爲世

聞婦

義和公主

饒安公主

盛唐公主

平原公主薨咸通時已而追封

唐陽公主

許昌莊肅公主下嫁柳涉薨中和時

豐陽公主

懿宗八女

衛國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韋保衡咸  
通十年薨帝旣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又許百官  
祭以金貝寓車廝服火之民爭取煨以汰寶及葬帝與  
妃坐延興門哭以過柩仗衛彌數十里治金爲俑怪寶  
千計實墓中與乳保同葬追封及謚

安化公主

普康公主

昌元公主薨咸通時

昌寧公主

金華公主

仁壽公主

永壽公主

僖宗二女

唐興公主

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

平原公主積善皇后所生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  
子繼侃后謂不可帝曰不爾我無安所是日宴內殿茂  
貞坐帝東南主拜殿上繼侃族兄弟皆西向立主徧拜

之及帝還朱全忠移茂貞書取主還京師

信都公主

益昌公主

唐興公主

德清公主

太康公主

永明公主蚤薨

新興公主

普安公主

樂平公主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僖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槩亡者闕而不書

唐書卷八十三

唐書卷八十三

唐書卷八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

李密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爲太師魏國公祖曜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惜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

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  
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  
愷在緜山往從之以蒲輶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  
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  
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  
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  
自謂密曰上多忌隋歷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  
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讐敵我不如  
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  
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

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號令所通惟  
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  
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眾可盡取然後傳檄而  
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  
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  
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  
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  
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  
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  
在旦暮旣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

嗣恥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果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苟或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尙彊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

陝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眾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  
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  
日不能拔引去至闡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爲邏所  
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眾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  
尙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眾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  
監使曰卽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謹  
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  
之淮陽歲飢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  
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  
之遁免往依媚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

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稟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陦合兵討讓讓素憚須陦欲引去密曰須陦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

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阨素  
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阨十  
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  
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  
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  
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  
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畊隴志不及  
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  
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眾饑  
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劓討密又令裴

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  
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  
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眾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  
推密爲主建號魏公輦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改元  
永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邴  
元貞左長史房彥藻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  
司馬單雄信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右武候大將軍祖  
君彥記室城洛口四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  
造雲旛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  
都燒上春門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

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  
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  
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方戰死密自督眾  
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乃以鄭  
頤爲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  
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  
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  
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  
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  
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

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眾附兵彊然  
後東向指撫豪傑天下廓清無事矣今遲之恐爲人先  
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  
偕西且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  
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確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  
密衆潰棄倉守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  
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  
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  
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  
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

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  
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  
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  
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  
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  
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  
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  
而北薄山地隘騎迮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齧蹙之密  
軍卻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  
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

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  
大冢宰總乘眾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  
乃授人密聞之與鄭廼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  
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  
密所密令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密出名弓示讓  
讓挽滿遣劒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  
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  
分統其兵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  
密伏甲殪其眾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  
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

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爲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眾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河南留守職方郎柳續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燮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侗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

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  
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  
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  
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  
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尙全後嗣化及默然良  
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  
當折箋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  
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  
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  
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密前

後相踵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尙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於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旣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轔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飢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憲使出就屯故

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  
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  
止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眾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  
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  
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眾二萬向洛世充必  
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  
疲之也密眩於眾不能用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遂  
出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堠霧囂  
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眾疾戰

使索類密者過陣誤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  
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禽偃師劫鄭廻叛歸世  
充密提眾萬餘馳洛口將入城邴元真已輸款世充潛  
導其軍密知不發期世充度兵半洛水掩擊之候騎不  
時覺比出世充絕河矣卽引騎遁武牢元真遂降眾稍  
散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勣傷幾死瘡猶未平  
今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  
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慟絕眾皆  
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  
諸君必富貴豫柳燮曰昔盆子歸漢尙食均輸公與唐

同族雖不共起然遇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  
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  
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今不昆季盡行以爲媿豈  
公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隕首穴胷所甘已左右感動遂  
來歸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卽位狐鳴於  
旁惡之及將敗輦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  
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  
兵尙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  
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  
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

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  
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謂王伯當曰往  
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未幾聞  
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  
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馳  
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  
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命以報  
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  
人服戴幕籬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  
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

兵應己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  
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  
師時徐世勣尙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  
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  
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土哭多歐  
血者邴元真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  
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  
乃歸國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善能馬上用槍密軍中  
號飛將偃師敗降世充爲大將秦王圍東都雄信拒戰

槍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後東都平斬洛  
渚上

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彊記屬辭贍速薛道衡嘗  
薦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無用之  
煬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  
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  
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客可使  
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旣困臥樹下世充已自  
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  
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卽死戮尸於偃師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與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  
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立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  
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  
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唐書卷八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

王寶

王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頽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頽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以蔭爲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爲幽州長史大業初爲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眾

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爲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  
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意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  
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世  
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傑有繫獄  
者皆撓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  
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  
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  
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  
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  
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

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  
讓眾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卽分兵圍之世充數戰  
陽不利走壁讓益騎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  
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而出奮  
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級虜十餘萬人煬帝  
以世充有將帥略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會突厥圍帝  
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邀聲譽在  
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席藁帝以爲忠愈  
屬信之厭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甌太僕卿楊義  
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

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爲勞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  
後廷無繇進帝喜令閱端麗者以庫貲爲聘費不可校  
署計簿云勅別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會道路  
剽奪使者苦之或沈舟亡去世充屏不奏李密逼東都  
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  
卽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  
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  
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裒  
亡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會江都弑逆羣臣  
奉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擁

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卽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來告眾大悅世充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爲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言激眾文都等聞大懼侗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嘗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潛與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

襲含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闔拒戰太陽門曜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時紫微宮尚閉世充扣門給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爲此非敢它侗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眾令德陽

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眾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囚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邴元真司馬鄭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跳奔於是世充

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綠綺綬以尚書省爲府置  
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  
武幹絕眾推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繇是上  
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  
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眾  
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  
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  
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宮城武德二  
年矯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  
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旌頭雲

罕舞八佾設宮縣出入警蹕術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讞  
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千驅羊狀因說世充曰  
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  
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  
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  
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  
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  
蘇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  
使段達等脅侗曰天命不常今鄭王功德甚盛請揖讓  
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

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乎朕何  
賴達等流涕世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  
下安則復子明辟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猶  
三讓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  
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東上閣更袞冕卽正殿僭位建  
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衡爲秦王世偉楚王世惲齊  
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皇太子玄恕爲漢王  
世充每聽朝決政誨喻言語諄複百緒以示勤篤百司  
奏事者聽受爲疲出輕騎無警蹕游歷衢肆行者但止  
立徐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

充非貪位者本赦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  
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令止順天門外置  
坐廳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諫者繇是章牘  
填委觀省不暇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  
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  
族六月鳩殺侗以絕眾望世充率眾東徇地至滑以兵  
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  
報其役三年下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闕守將羅士信  
豆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己乃峻誅暴禁以威  
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

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樵牧出入皆爲限公私不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爲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旣而囚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堡多下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顧熊穀二州在度內不取敦鄰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嶠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迷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

重違我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勉之無多言  
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瓊請舉山南二十五郡  
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轅輶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  
降定始竇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陳赴  
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  
二月青城宮守將以宮降王進保之世充張兵出方諸  
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  
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礮兵殊死鬪自辰及午乃  
潰俘斬八千人王傳城塹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  
至以水汨泥去礮取浮土糅米屑爲餅民病腫股弱相

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頤丐爲浮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并獲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答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賚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爲庶人與其

族徙于蜀將行爲羽林將軍獨孤修德所殺初修德父  
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旣篡謀歸唐爲所屠者也高祖免  
修德官子玄應兄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  
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  
侯充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喜俠節鄉人喪親貧  
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  
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  
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縻使  
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名爲里長犯法

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彊發百萬衆伐遼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剗敝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爲亡命虜乎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蕪阻奧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斂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

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雞爲盜安祖號摸羊公時鄆人張金稱亦結眾萬餘依河渚間躉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間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雞泊然傾身接物其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眾思用奇厭伏羣

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十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達威振山東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雞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

大禍至不曰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  
眾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北  
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  
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  
還平原收士達士死葬焉爲士達發喪軍皆縗素招  
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官及士  
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  
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  
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戰死  
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眾十萬建德以計襲取

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并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眾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弑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弔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徽纏與言隋之亡

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搖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侔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以德紹爲內史侍郎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及德紹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

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  
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  
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國讎不共天請  
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  
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  
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  
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  
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  
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  
破敵貲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隋宮人尚千數悉放去

其文武驍果尚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  
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  
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  
書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恣聽  
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二年陷邢趙滄三州  
復陷冀州執刺史麴稜赦之復以爲刺史八月陷洛州  
虜刺史袁子幹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  
先墓置守冢三十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  
聘突厥士馬益精雄俄而世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  
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

子政道爲鄖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刺史呂珉死之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長公主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公主饋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敎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公主等歸京師嘗執趙州

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將殺之  
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  
就禽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傅其城猶  
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卽釋之  
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  
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左右手  
乎後戰數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  
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眾進薄其  
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

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  
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  
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彊  
鄭弱勢必舉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  
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郤唐郤而鄭  
完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  
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  
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卽令其臣李大師魏處繪  
來朝請解鄭圍秦王留之不答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  
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眾并兵號三

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  
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泝河西上舟  
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充約期又  
遺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覬建德  
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  
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  
其將殷秋石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  
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  
行臺亦遣將郭士衡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  
輕騎抄其餉執賊大將張清特建德懼人情攜駭其諸

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眾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王琬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陷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心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滻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

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  
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  
鄭朝暮待吾來旣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示天下不信  
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互二十里  
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  
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  
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  
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  
柰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  
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獲之

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  
勢不得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  
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  
定河朔號爲威彊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  
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  
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  
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籲辜羣盜乘之如蝟毛  
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  
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

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孽氣  
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殲  
夷宜哉

唐書卷八十五

唐書卷八十五

唐書卷八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一

薛李二劉高徐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爲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果及其黨劫瑗于坐矯稱捕反者卽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果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它賊宗羅睺帥眾

下之以爲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  
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  
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  
曠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衆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  
岷山羌鍾利俗以眾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果爲齊王東  
道行軍元帥羅睺爲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刺史  
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盡有隴西地衆十三萬十三  
年僭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果爲太子卽其先墓  
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果圍秦  
州仁越趨劒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

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贊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  
果克秦州舉往都之仁果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  
進初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眾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  
弘芝從舉仁果聞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  
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入關遂留攻扶  
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踰  
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  
趙佗以南粵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琮其家今存  
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  
兵屢敗蜀先主嘗亡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

勝便爲亡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卽厚賜  
瑗以爲謀主瑗請連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  
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  
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孫擊  
羅睺舉悉兵援之屯析壠以游軍掠岐幽秦王禦之次  
高壠度舉糧少利速鬪堅壁老其兵會王疾臥屯不出  
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於高壠恃  
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  
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壠仁果進逼  
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

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  
惡之未幾死仁果代立僞謚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果滅  
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  
軍獲俘仁果必斷舌刈鼻或脊斬之其妻亦凶暴喜鞭  
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理其足露腹背受捶人  
畏而不親仁果多殺人淫略民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  
怒其不降磔之火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  
醉注鼻或杙其隱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  
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與諸將素有  
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

將復壁高墻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衄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果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孫以眾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墻遲明圍合仁果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果歸京師及酋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初仁果降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健將非

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  
之諸將咨服仁果已敗其將旁岱地降詔卽統其兵未  
幾復叛岱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  
洛出漢川眾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  
氏女醉寢于野王取岱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  
女爲崇義夫人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  
好賙人急鄉黨稱之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薛舉亂  
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贊安修仁等計曰舉  
暴悍今其兵必來吏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

右以觀天下變庸能束手以妻子餌人哉眾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識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涼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旣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何以求濟乎迺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衆軌縱還之

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留何益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燉煌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涼州璽書慰結謂軌爲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歷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可乎曹珍曰隋亡英雄焱起號帝王者瓜分

鼎峙唐自保關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受人  
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贊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  
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  
帝帝怒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遺初軌以梁  
碩爲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略眾憚之嘗見故西域  
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又軌  
子仲琰嘗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  
察齎鳩其家殺之繇是故人稍疑懼不爲用有胡巫妄  
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  
損屬薦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

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心內不附每引結羣胡排  
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眾乃廷詰珍曰百姓餓死皆  
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廩以備不虞豈宜  
妄散惠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  
益怨多欲叛去會修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  
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  
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  
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  
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  
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興

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已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疆大如我何君無爲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它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舉杜國奚道宣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宣

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別。修仁執送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詔興貴爲右武侯大將軍，封涼國公，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並給田宅，封六百戶。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感？乃蹈抃以悅我。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

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眾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恤豈憂百姓意乎以市怒其軍皆憤怨武周知人已搖因稱疾臥家豪傑往候謁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方起衆又饑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于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張萬

歲等十餘人俟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絕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鴈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共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鴈門鴈門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爲后建元天興衛士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苑君璋爲內史令初上谷賊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和刀兒爲竇建德所攻金

剛救之大敗率餘眾四千保西山建德招之金剛恚曰  
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貴乃拔刀  
將自刎衆抱之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  
得之喜封爲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之金剛亦自結  
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平天下武周  
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入寇次黃  
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  
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賊所執舉軍沒仲文逃還  
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浩州詔右僕射裴  
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

州遁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將軍劉  
弘基進破滄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  
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武周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  
王督兵進討屯柏壁又詔永安王孝基與于筠獨孤懷  
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  
襲破孝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滄州王邀戰破之於美  
良川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王又破卻其  
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柏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  
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  
遣將黃子英護饋道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

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饑引去王追至雀  
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  
介州官軍迫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瓦七里王  
令李世勣程麟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孫秦武通爲南  
軍旣戰小卻王以精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  
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引  
騎五百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  
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  
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  
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滅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煎鹽爲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  
大業末依河間賊格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  
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  
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亡海曲後出剽滄  
州眾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  
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開道  
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眾萬人  
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  
襲殺令僞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  
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

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眾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恆定幽易等騷然罹患頡利以

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眾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閭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閭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旣暝金樹以其徒譟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閭諸義子將搏戰亡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

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媯州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蒲博不治產亡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計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盜後事李密爲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黑闥獻之建德用爲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彊武多狙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爲神勇武德四年建

德敗還匿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  
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  
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  
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  
主皆厚遣還之今唐得夏王卽加害我不以餘生爲王  
復讎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  
見故將劉雅告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  
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  
王今欲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  
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

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勢討擊元祥等皆敗死收其器械有眾千人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寢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自稱大將軍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圓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往殺令尉附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眾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洛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挺身免乃以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遣使北結突厥韻利韻利遣俟斤宋邪那率騎從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

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  
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  
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  
復用之都洛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  
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取洛水  
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攻陷洛水士信死王阻水爲  
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  
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洛水上流勅吏曰須賊度亟  
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眾潰水暴  
至賊眾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

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  
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  
陽王道立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  
敗績道立死于陣萬寶輕騎逸繇是河北復叛歸賊黑  
闥仍都洺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擊之不  
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  
王悉兵戰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  
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  
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  
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

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亡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徐圓朗者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

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高祖遣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圓朗執彥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傑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卽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爲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

李世勣合兵攻圓朗圓朗數敗總管任瓊遂圍兗州降者爭踰城圓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爲野人所殺

唐書卷八十六

唐書卷八十六

唐書卷八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二

蕭輔沈李梁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亡文  
帝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爲羅川令  
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  
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  
爲王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眾不厭羅川令故染裔  
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

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  
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卽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  
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  
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  
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卽募兵數千揚言跡  
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州賊沈柳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  
其下曰岳陽豪傑將推我爲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  
獨完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  
檄召羣盜誰敢不從衆悅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  
悉用其舊柳生以眾歸銑用爲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

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彊姓  
數百迎謁而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  
先附勳第一今岳陽兵眾而位多誰肯爲我下不如殺  
德基質其人獨挾梁王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詣中  
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矣  
步出軍門柳生懼伏地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  
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爲政且凶賊  
與共處必爲亂銑因斬柳生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  
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  
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謚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河間忠

烈王父睿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  
王許玄徹燕王萬瓚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  
張鎮州王仁壽擊銑不能克及隋亡乃與甯長真等率  
嶺南州縣降於銑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將蘇胡兒拔  
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  
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  
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掌機密遣道生攻峽州  
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  
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僞東平王闔提諸將擅  
兵橫恣銑恐寢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以黜其權大司

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恕之謀作亂事泄被誅景珍方  
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舉  
地降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  
信獨不見乎奈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  
殺之銑進繡爲尙書令繡恃功亦驕蹇銑又誅之銑性  
外寬內忌疾勝已者於是大臣舊將皆疑間多叛去銑  
不能禁由此愈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  
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  
兵圖銑僞將周法明以四州降卽詔爲黃州總管趨夏  
口道攻安州克之僞將雷長穎以魯山降銑乃遣將文

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鬪艦千艘拔宜  
昌當陽枝江松滋偽江州將蓋彥舉以城降孝恭靖直  
逼其都初銑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  
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  
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  
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  
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  
守陴者皆慟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總衰布幘詣軍門  
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  
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至

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伏威兵寢盛自號總管以公祏爲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眾

十倍銳甚公祐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卻者斬公祐以眾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公祐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眾數千伏威旣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陰解其柄公祐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祐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誠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祐爲變後左游仙說公

祐反會雄誕以疾臥家公祐奪其兵給言伏威移書令  
舉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卽陳故宮都之殺王雄誕署  
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尙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  
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  
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  
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繇淮泗討之孝恭取蕪  
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  
龍龕遂據揚州公祐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  
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  
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眾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

奔丹陽公祐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  
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僞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祐棄妻子  
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  
斬之傳首京師始公祐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祐死凡  
十三年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  
爲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  
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土屬姓數  
千家遠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宇  
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

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  
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  
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尙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  
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尙書左僕射殷芊  
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  
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官儀  
頗用陳氏故事法興自意南方諸城可跋而平專事威  
戮下有細過卽誅之繇是將士攜解俄遣子倫救陳稜  
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使將蔣元  
超戰庱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與左右數百投吳郡

賊聞人遂安遂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悔將殺孝  
辯趨會稽爲所覺懼自沈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  
滅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斑白負  
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賙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  
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間鄉  
人有陷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是時羣盜暴忍獨子通  
仁愛歸者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  
眾度淮與杜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眾二  
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宇文化及殺煬帝

以右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  
總管卽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  
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倫屯揚子間數十里子通  
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  
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  
免子通僭卽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  
爲化及守丹陽卽以眾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尙書左僕  
射又敗法興兵遂取晉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內  
史侍郎典文檄尙書左丞殷莘爲太常卿司禮樂繇是  
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祐拔丹陽進屯溧水

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俄東走太湖袁散兵二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東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傅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予頗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及藍田爲關吏所獲並伏誅方子通等僭盛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

楚間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爲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爲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屠景陵沔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儕號楚帝建元爲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末與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寇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廬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以劫爲資於是人大餒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烝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佗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南陽

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俄而諸城懼皆逃散顯州  
首領楊士林田瓊起兵攻粲旁郡響赴戰淮源粲大敗  
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  
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矣若爲味粲曰  
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憚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  
得噬人乎粲懼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囊之以饗左  
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  
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爲盜師乞  
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爲

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  
弘收其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眾十餘萬據  
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爲太平侍御  
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爲司空臨  
川廬陵南康宜春豪傑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  
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  
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  
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  
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  
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誘潰亡謀

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弘  
死其黨乃解

張善安兗州方與人年十七亡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  
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  
之反襲士弘焚其郛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  
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  
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  
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  
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詐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  
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

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  
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鬪其  
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稱不與公祏謀高  
祖赦之公祏破得其書遂伏誅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  
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  
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  
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  
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  
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武德二年

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猪嶺延  
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  
操自以輕騎出其旁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  
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  
張舉劉旻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  
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  
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  
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  
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  
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緣幽州道合竇建德自滏

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  
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  
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勁兵萬  
騎赴之先是稽胡大帥劉企成以衆赴師都因讒見殺  
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敎使南略  
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窺渭橋後突厥政亂太宗以師  
都寢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  
蘭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撓出輕騎蹂其稼  
城中飢虛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  
將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蘭表可

取狀詔柴紹薛萬均併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  
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  
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  
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始師都據郡時劉季  
真郭子和者亦俱起子和自有傳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  
真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  
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唐兵起  
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真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  
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合兵

討之季貞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  
金剛戰滄州勢未決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  
之季貞奔高滿政俄被殺

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勦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

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  
施幔爲卓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眾妾願  
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  
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  
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  
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  
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  
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  
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

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  
王貶臨海丞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快  
怏時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  
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  
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  
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  
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府庫令參軍李  
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  
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子奇爲左長

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  
爲英公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監厓尉魏思溫爲軍  
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  
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  
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  
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  
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  
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  
公旣以太后幽縛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  
魏知公勤王附者必眾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

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  
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后  
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  
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  
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  
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  
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  
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  
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  
烏集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

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  
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  
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  
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  
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  
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  
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勸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  
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  
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  
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卽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

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  
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  
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  
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  
若靖閨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  
以尚茲勣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  
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  
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己畏禍從而導之武氏  
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

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穢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